1、叶晨病逝前与苏誉榻前话别

“殿下”

“虽无缘得见这山河平定，四海升平，但臣始终确信，陛下乃天命帝星所归，终将还这苍生黎民一片清明盛世，臣，虽身死而无憾。”那双弥留的眼睛似复又的几分清明，隐约泪光之中是盈盈的温柔笑意，叶晨此刻是满足的，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他确信苏誉终将成为千古一帝，成就万世锦绣江山，这是他推算出的卦象，亦是他此生最终的执念和救赎，便纵是无法亲眼得见，

“臣唯一有憾、有愧、有怨之事，是无幸得偿陛下的一番情谊

“但臣却是要感激上苍，我前尘罪孽太重，本只求穷尽余生之力偿还业债，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不再敢奢求其他

我叶晨今生何其有幸，不仅得以辅佐一代圣君，更得小誉你真心相待，我虽心中万感愧疚，始终不敢以此罪孽深重之身承你一片深情，但心中却是感激万千，只无颜表露

我何德何能，竟能的上苍如此眷顾，此生本就早已无憾”

2、叶青年少轻狂时的豪言

“什么天命所归，帝星照命，都是开疆拓土，意在天下，那帝位皇座，凭什么那人坐得，我主便坐不得！自古天下之争必少不得热血白骨，纵是杀戮牺牲，也只待还天下一片清明盛世，只有六国归一天下一统，这江山黎民才终能避战祸、得太平！我不管那人如何，我只道，我主有称帝之心，亦有称雄之能，旁人道天命难违，我却信人定胜天！我誓今生辅佐我主，平四海，定江山，成就万古霸业！”

3、苏誉儿时第一次见叶青

那人身形修长挺拔，肤色较一般人要苍白一些，使得原本并不瘦弱的身材都显得有些消瘦，五官端正却没有什么特别出彩之处，只一双狭长凤目格外幽黑深邃，顾盼间竟是凌厉得叫人心底发怵。这人虽然样貌并非惊艳，然而周身皆透着一股令人难以言明的妖冶惑人之质，配上那一双漆黑凤眸中毫无掩藏的桀骜睥睨之态，使得他整个人宛如暗河边的罂粟，浑身上下都似浸染着危险却迷惑人心的气息。

4、叶晨最后一次出战前将自己交付苏誉

又在叶晨的额头印下一计轻吻，苏誉便要起身离开，却突然被一双手勾住了后颈，苏誉吃惊的转回头来，一脸询问的看着叶晨，只见他薄唇轻启，缓慢却清晰的开口说道：“臣愿意完全交付于陛下。”

苏誉愣怔了半晌，终于明白过来叶晨话中的意思，他不可思议的看着身下的男人，眼中浓浓的震惊在看到男人仿佛是在耐心的等待回应后，变成了始料未及的狂喜。

他一把扣住男人的肩膀，甚至有些凶狠。

“叶卿，”他故意以臣唤他，“你可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下一刻，苏誉等来的不是叶晨的回答，而是印上唇角的柔软温热，他几乎在那一瞬便失去了全部的理智和矜持，一手扣住叶晨的后脑，一手紧紧的环上男人紧实的腰身，狂热得几近凶狠的回应那个原本温和的轻吻。

“陛下是臣的君主，陛下想要的，只要臣有，臣都会给，更何况这具身子……”

未说完的话被苏誉打断，他一瞬停下了所有动作，声音顷刻间变得冰冷，仿佛前一刻的热情似火全是幻境，“所以，你愿意给我，只因为我是君，你是臣？”

等待了半晌，叶晨始终只是静静的看着苏誉的眼睛，一瞬也没有偏移视线，但却也没有回答。

苏誉闭了闭眼睛，终于几不可闻的叹了口气，缓缓说道：“我说过的，虽然我很想，而且只想要你，但我不会勉强你，你若是不愿意……”

“能给陛下想要的，臣，万分欢喜。”不待苏誉说完，叶晨突然抢白，见到苏誉愣愣的盯着自己，然后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叶晨的两颊不由的泛起淡淡的红云。

从背后紧紧拥着叶晨汗湿的身体，感觉到怀里刚刚释放过的人身体不受控制的轻微抽搐，苏誉巅峰的快感中简直要迷失自我，他下意识的将手探到怀中人的身下，温柔地包住那软下来的玉茎，手中之物温热湿软，攥在手心里简直令他爱不释手。

5、谢远在苏誉称帝后与只见面出言挑衅

“呵，你那捧在掌心里的叶丞相好生了不起啊，可是在我看来，现在的他连当年叶青的十之六七都不及，你可曾见过少年时叶青，我晔华过最年轻英武的士卿，我从未见过那般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人，那才是真正的绝代风华！他曾与我比肩而立，为我打江山、平内乱，他曾誓要永远追随于我，忠诚于我，我们曾是这世上最豪迈耀眼的君臣。而你呢，你那个时候还在穿开裆裤吧，小孩儿，你见过真正的叶青么，你以为现在的那个叶晨是真正的他吗，那不过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躯壳，他立过誓要永生陪伴在我左右，所以他的灵魂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他只有回到我身边，才能重新找回他的灵魂！”

6、苏誉和重生后的叶晨重逢之后，与谢远残部对峙

“谢远，你曾经说过，叶晨不是叶青，他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不错，叶晨当然不是你晔华的士卿叶青，他是我的小叔叔，是我雍廷帝国的叶相，至于叶青，他不是被你亲手逼死的么，他早在八年前的那个夜晚葬身火海，就算失了灵魂，那也是被你亲手毁去的！”

“我记得你还曾问我，是否坚果真正的叶青，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年纪太幼，除了样貌并不记得其他，但是，你若问我是否见过真正的绝代风华，那么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我身边！”苏誉说着，身子微侧，让出一个身位，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温柔得如同春水般的笑意，“小叔叔，你在后面听了那么久，不过来见见故人么？”

从苏誉身后缓步走出一个人，身形修长挺拔，一头乌黑长发如同墨缎垂至腰间。

“叶清？”当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面容，谢远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但当那个人完全步如视野，他似乎瞬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定在原地，再难迈出半分，而视线，也再难从那人身上移开分毫。

那人长身玉立，一头如墨长发随风轻摆，端正却并不惊艳的容貌却显出一种惑人的冶艳，一双点漆般的黑眸深邃凌厉，整个人带着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桀骜与不羁，就如同生于暗河畔的罂粟。

就在这时，那人唇角微扬，露出一个并不明显的微笑，甚至很多人都不曾注意到，但那一瞬间，谢远却猛然一阵心悸，那不是叶清，不是叶晨，甚至，那也不完全是当年的叶青！

同样的身形容貌，同样的桀骜恣意，同样的风华绝代，但相比于那时少年的轻狂，眼前的这个已经难过而立却容貌依旧的男人，流露出的更多是一种岁月沉淀出的淡然和时光凝练出的内敛，那前半生经历的种种，或悲或喜，似乎只凝聚成了他眼角几道不明显的细纹，再难在他身上找出其他痕迹。

“你扼杀了他的信仰和希望，而我，找回了他的灵魂，这就是你我之间的不同，也是他最终选择了我的原因。”

时间线：

->叶青和叶清出生太和宫

->叶清被作为叶青隐体在胎儿时便被用药，生下后先天不足，叶青被作为太和宫本代宫主培养

->叶青少年神童，束发之年已有经世之才

->太和宫历代支持晔华，宁逆天命，将叶青送入晔华皇宫辅佐太子谢远

->叶青亦算出天命帝星落于雍廷，但自小所受灌输外加少年轻狂，他誓要助谢远夺取天下，统一六国

->苏誉幼年时与叶青有一面之缘

->四年间，叶青助谢远铲除异己，踏白骨登上帝位，又亲帅兵助其吞灭临近两国，使晔华成为大陆第一强国

->谢远钟情叶青，为他不顾朝臣反对，拒婚国内第一王袭世家，半逼半诱令其委身于己，叶青本就对其有情，又心觉愧疚，终是脱离君臣之轨

->谢远生性残暴，即位后两年，行文字狱，诛杀异己株连太广，连年征战适逢大旱，百姓走投无路受邪教蛊惑起义，镇压之后不顾叶青只诛领头之人而令盲从百姓归乡重事生产的提议，诛杀所有参与人等，叶青本非心慈手软之人，但如此几年也觉心寒，从此君臣离心

->谢远发觉叶青待己态度越发恭敬疏离，又受朝中不愤叶青的利益集团挑拨，一方面担忧叶青离去，一方面也忌其功高盖主，于是夺其权，消其势

->谢远与青渊联姻，娶其公主，国婚之夜叶青百无聊赖提前离席，一壶清酒漫步雪夜长街，两串糖葫芦与乞儿分食，路边小摊独享一碗云吞，凌晨回宫撞见谢远等在房中，竟是洞房之后就来寻他，威逼之下再行苟且

->雍廷遣苏誉及其亲姐为质，叶青知其为帝星所归，化名叶晨暗中照料，帮其躲避暗杀算计，少年苏誉对其信任依赖有加

->一年后，谢远获知叶青暗中接触苏誉，大为震怒，接受献策要已奸细之名诛杀苏誉及随行众人，故意令叶青执笔撰写罪状及诛杀谕令，叶青为保苏誉性命，毫无犹豫接下皇命，并主动请缨前往执行，谢远大悦

->诛杀当夜叶青亲自带人血洗质子府，并暗中以叶晨身份护送苏誉逃出，并将其护送到拥护雍廷的江湖人士手中，却没能同时救出苏誉唯一亲姐

->叶青早已被朝堂暗涌、君心猜忌磨去当年棱角，甚少过问朝中之事，外人之道当年荣宠一身盛极一时的叶相终于还是被帝君厌弃，谢远也有耳闻，却故意放任，虽遗憾叶青当年风姿不再，但也只愿将他捆放身侧，只要他安心伴随

->三年之后，谢远出兵远征姜芜，叶青虽认为时机未到，但无实权在身无以抗衡朝中主战势力，谢远不顾叶青反对御驾亲征，叶青只得同往，久攻不下，雍廷联合青渊段其粮草，腹背受敌恐将有倾国之危，早已多年不献策出谋的叶青终不忍国破，献计助其破城，攻入皇城后谢远下令屠城，叶青苦劝无果，赶赴阻止却亲眼见得数万无辜百姓惨死刀下，罪孽已铸，他夜夜不得安眠，终大病一场，谢远衣不解带，悉心照料，叶青只不言不语

->叶青心灰意冷，自请辞官离宫，谢远准其免去官职却强留其于宫中，叶青不愤谢远所为，动用太和宫势力欲逃离宫廷，岂知谢远早在他身边不下暗桩，形势败露，谢远雷霆震怒，一怒之下又受人挑拨，终不顾多年拥护，出兵血洗太和宫，叶青惊闻变故当场吐血晕厥

->谢远惊痛叶青病重，好言劝慰，但是时叶青已经彻底心死，不欲再与其多说一字，谢远无奈，只得软禁叶青，除拜见帝王外不得与任何外人接触

->是时苏誉在江湖人士协助之下已开拓出一番江湖势力，准备以此归国夺权

->叶青知道自己逆天而为实是大错特错，如今山河动荡，民不聊生，其中究竟有多少自己铸下的罪孽，心灰意冷之际偶然得知一股江湖正在行大道救世之举，叶青心知那是苏誉，辗转苦思之后终是下定决心以手中留下的暗线联系到当年那位江湖人士，欲投靠苏誉

->事情败露，谢远得知当年叶青私放苏誉，如今又想投奔苏誉离开自己，一时怒火中烧失去理智，屠尽与叶青接触过之人，羁押叶青，废其武功，对其强行施暴施虐，逼其说出苏誉下落，但叶青终一言不发

->青渊后妃欲借此事暗杀叶青，假传圣旨赐其毒酒，叶青不从，暗自动用太和宫禁术，逆转经脉激发潜能，杀出一条血路，谢远赶到，欲劝回叶青，但此时他已是强弩之末命不久矣，只欲逃离这黑暗宫廷，运用最后一点功力飞身而起，终于力竭跌入火海，谢远眼见一切却来不及阻止，目眶欲裂，当场喷出一口热血

->苏誉本满心欢喜等待叶晨来投，惊闻变故，不顾阻拦一意亲自带人前往营救，正撞见叶青深陷火海，急忙用密道将其救出，在江湖神医的抢救治下终于拣回命来，但由于身体大面积烧伤，终于只得彻底改换容貌，声带也遭重创，温润低沉嗓音从此喑哑

->叶晨康复之后，苏誉拜请其跟随归国，辅佐自己登上皇位、一统六国，叶晨本不欲再入朝堂、再涉天下纷争，但苏誉终以黎民苍生说服了他

->谢远思念叶青成狂，无意中得知叶青有一隐体叶清，便命人千辛万苦将人寻来，却发现是一痴儿，但形貌之像竟是难辨真假，实难抗拒心中愧悔绝望，谢远将叶清当成禁脔囚于身边

->其后六年，苏誉在叶晨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终于登顶帝位，吞并青渊、姜芜，使雍廷成为不下于晔华的大国，自此天下两国并立

->经年相伴，尽心辅佐，苏誉对叶晨渐生深沉爱恋，多般试探却总遭回绝，叶晨其实也对少年帝王暗生情愫，但介怀于自己身负罪业和当年质子馆惨案，深知自己和苏誉之间隔着血海深仇，一直无法将真相告知，只能尽心辅佐，并六年来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秘密被揭开，当代着苏誉对自己的惩罚

->谢远终于发现叶青竟然没死，而是化名叶晨成了雍廷丞相，惊喜愤怒交加，得知苏誉实则不知叶晨真实身份，命人设计将真相透露与他，苏誉始知当年血洗质子馆、杀害亲姐的凶手竟然是自己深爱之人，惊痛震怒之余是更深重的哀伤，不知该如何恨，亦不知该如何爱

->苏誉将叶晨囚禁，并用各种手段折辱折磨于他，却始终不忍真的伤害他，当最后得知当年叶青实则为了保下自己性命而不得已为之，苏誉终于惊悔之余放下心结

->六年前逆转静脉已使叶晨身体大受损伤，又被苏誉囚禁一番，身心俱受煎熬，大病一场之后便知自己时日无多，但为了不使苏誉忧心分神，他严令之情人对其保密，并用药物吊命

->终于迎来两国大战，叶晨自请挂帅出征，他自知此去或许再无返还之日，出战前夜终将自己完全交付与苏誉

->雍廷大军终于在叶晨率领之下打败晔华，叶晨拼着最后一口气射落王旗，谢远重伤，领残兵逃回晔华，叶晨强撑到军帐，终于咳血昏迷

->濒死之际叶晨终于回到雍廷，最后苏誉守在床边与之话别，叶晨死后举国哀悼，苏誉守灵七日，不吃、不喝、不眠、不朝，之后竟不顾所有朝臣反对，以异姓王之规格将叶晨葬入皇陵，此后励精图治，誓要实现叶晨遗愿，统一六国，还天下清明

->叶清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有了叶晨的记忆，这时他才知道隐体的作用究竟为何，于是趁着谢远伤重未愈，设计逃出宫廷

->苏誉不顾朝臣、太后劝说，执意空置后宫，决心终身不娶，太后无奈之下只能允许他过继了族中一名三岁稚子

->江湖中突然崛起了一股力量，明里暗里帮助雍廷吞并晔华，幕后首领行事作风领苏誉感到极为熟悉，愿引为知己，那人却始终只派中间人与雍廷接洽，只道天下一统之日必将亲自拜见帝君

->天下终于一统，苏誉兴高采烈去见那位江湖领袖，欲拜其为丞相，见面看到一张熟悉面孔，竟是毁容前的叶晨，两人终于重逢